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三

唐高宗皇帝紀第七
起強國作聖盡屠
維大淵獻凡三年

勅編集

陳紀七

起強國作聖盡屠
維大淵獻凡三年

高宗宣皇帝中之下

太建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爲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

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
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淦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
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祭
之子也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
等勸上皇住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
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
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辛卯上祭北郊 壬辰
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
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
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王引見禮之拜儀同大
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
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

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斂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弃母不孝也外爲僞朝勑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

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秦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摠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顓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

主詔故斛律光崔李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蔭
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
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
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藉田

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
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
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
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
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
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
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
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

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

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傳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疎屬有勇略久鎮和龍其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

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旣亡永安何用餘生
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
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
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儉九介
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贄致享皆如古禮周主
與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旣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
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竒才異術卓
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
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旣克并州復遣韋孝
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
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

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
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
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
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
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
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
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曰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
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
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
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車輿
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

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
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
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
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
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
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
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
大笑曰誠如公言 己巳周主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譙王
儉爲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
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寇鄭公韋孝
寬爲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雲和
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

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

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

幸洛州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四方初魏虜西掠之人沒爲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廝役周主滅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旣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爲民自是無復雜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

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摠
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
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
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章內史未行有
飛章劾景歷在省賊汙狼藉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
於冀州周主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
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
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
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
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一月
壬申周立皇子衍爲道王允爲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

軌將兵救徐州

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弃

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仍立劉蠡升之孫
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旣克關東將討稽胡議
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旣多又山谷險絕王師一
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從之以憲爲行軍
元帥督諸軍討之至馬邑分道俱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
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道擊穆
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趙王招擊沒鐸擒之餘衆皆降周詔
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爲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
爲奴婢者並放爲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
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
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

通鑑一百七十三
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為之死 已亥晦日有食
之 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
上皆死 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主
如并州移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
以寶寧為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置懷州
宮 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長安 吳明徹
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
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
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

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輦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爲揔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